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七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 卷七十七



紅樓夢卷一

第 七 十 七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第一回 聚珍堂

尤氏說笑話因賈母打盹中止亦是變換筆法

借不見茶杯引起林史二人往凹晶館看月聯句可

見賈母打盹姊妹先散情形

聯句一節是詩社結局餘波

寒塘鶴影引出妙玉來

妙玉足成三十五韻是做昌黎怪道士傳文法

惜妙玉口中說出氣數使然後文已躍躍筆端

紅樓夢卷七十六終

紅樓夢卷七十七

第七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俏了鬢抱屈天風流

美儂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全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膠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即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多歸攏一處你們自不聽就隨手混摻彩

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認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甚麼並沒有一枝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秤了二兩與王夫

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就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大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儻或一

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是用的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攪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借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輛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的給人多少道

會子輪到自家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歎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僧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了頭乃是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慚

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是恐怕又多心倒像偕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贓証都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甚麼了豈不倒就攔了儻或那了頭瞅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儻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到是的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偕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裡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泪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

了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了這樣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手裡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只管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麼大女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看你還敢

緊着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  
怎麼說出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  
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  
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要打發的人呢你放心  
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泪與姑娘磕頭和衆人告別又向迎  
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  
場迎春亦含泪答應放心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  
出去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  
了沒幾步見後頭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泪一面遞與  
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

分離這個與你作個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大哭起來了  
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  
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嬌子大娘們好歹畧狗個情兒  
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倒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幾年  
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  
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工夫聽  
他的話因冷天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  
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做甚  
麼你不過換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  
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着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

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又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聞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爲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散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爲又恐嘮叨候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甚麼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泪說道我不知你犯了

甚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這却怎麼着好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做耗越說着還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成何體統那幾個婦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只瞪着他們看已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男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正說着這幾

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後來趁愿之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面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在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攬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擲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

了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了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了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於極小的粗細小了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應老嫗嫗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卻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諝我隔得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寶



玉就自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卽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笑辨道並不敢調唆甚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連你干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干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去

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與王夫人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室裡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傍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槩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搬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家人又往別處去闖人按下不題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

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些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狠了寶玉聽如此話纔回來一路打算雖這樣犯舌况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牀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咒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閑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

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甚麼迷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賺他生的太好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是的人心裡是不能安靜的所以狠嫌他了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裡就不安靜麼你那裡知道古來的美人安靜的多呢這也罷了俗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甚麼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没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

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尋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甚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尙小過於伶俐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的比人強也沒甚麼妨碍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究竟也沒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過

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直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歎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姣生慣養的何常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猪圈裡去一般况又是一身重病裡頭一肚子悶氣他也没有親爹熱娘只有一個醉泥鰓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還等他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妨碍的話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該的了

寶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道培上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歎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墳前的蒼草諸葛詞前的柏樹岳武穆墳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

小題比就像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王昭君墳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着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癡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甚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總然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弄得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想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

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  
還他去再或有偕們當日積攢下的錢拿些出去給他養  
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  
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  
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  
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  
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  
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成寶  
玉聽了他方纔的話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遣  
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了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

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  
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  
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却說這晴  
雯當日是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  
他貴兒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嬈嬈帶進來賈母見  
了喜歡故此賴嬈嬈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  
他姑舅哥哥娶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味膽小老實那媳  
婦却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看貴兒無能爲每日在  
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水汪汪的招惹的賴大家人  
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

房中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目今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何侯園中買辦雜差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吃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着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

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盃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爐台上寶玉看時雖有一個黑煤烏嘴的弔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個茶盃未到手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盃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僧們的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己嚐了一嚐並無茶味鹹澀不堪

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  
去了寶玉看看眼中泪直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  
爲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甚麼說的趁着没人告訴我晴  
雯嗚咽道有甚麼說的不過換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  
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  
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  
勾引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日既擔了  
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  
我當日說到這裡氣徒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冷  
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

一隻手給他輕輕的搥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  
攢心兩三句話時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  
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  
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泪把那  
手用力拳回攔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咯吱一聲把兩根  
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攔在  
他手中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着  
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不相虛弱透了的  
人那裡禁得這樣抖擻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了他這般  
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

身上却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只用外間衣服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裡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了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裡腌臢你那裡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起簾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甚麼看着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

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大聲的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着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褪夾住寶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也斜了眼兒笑道吓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用工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越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俗們慢慢兒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甚麼意思



呢那媳婦那裡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着呢我等甚麼兒是的今日纔等着你了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來叫裡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麼樣你這麼個人只這麼大膽子兒我剛纔進來了好一會子在牕下細聽屋內只你兩個人我道有些個體已話兒這樣看起來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那麼傻說着就要動手寶玉急的死往外拽正鬧着只聽牕外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這裡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連忙放了寶玉這寶玉已經嚇怔了聽不出聲音外邊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

臊又氣一陣虛火也墳早昏暈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別人却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着一個包袱柳家的拿着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裡頭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哪屋裡呢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柳家的領着五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裡一閃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安只打諝是他的私情人看見晴雯睡着了連忙放了帶着五兒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親道頭頭不是襲人姐姐那裡悄悄兒的找寶二爺呢嗎柳家的道曖喲可是忘了方纔老宋媽說見寶二爺出角門

來了門上還有人等着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媳婦兒自己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來柳家的聽說便要走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怕那媳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甚麼了連忙撇了簾子出來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走柳家的聽了倒嚇了一大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裡來那寶玉也不答言一直飛走那柳五兒道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仔細冒冒失失被人碰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說着趕忙同他媽來趕寶玉這裡晴雯的嫂子乾瞅着把個妙人走了却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

放下來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着他母女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裡邊嬷嬷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闕了園門了寶玉忙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內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舖牀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呢較先小時反倒疎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了頭出入銀錢衣履甚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膽小醒了

便要喚人因晴雯睡臥驚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牀只是睡着晴雯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己鋪蓋搬來鋪設牀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歎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歎覆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甚麼寶玉因要吃茶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乍來你也曾睡夢中叫我的已後纔改了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

外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說那裡話被人聽着甚麼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天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了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房裡等他們吃麪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快兒的去罷我

叫蘭哥兒去了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盥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會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

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没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

的尼姑來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菴的智通與地藏菴的圓信住下因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人說府上倒底是個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人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

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娘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叫他去若果真心卽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子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

傷心可憐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他們又送了兩個  
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智通蓋官藕官二  
人跟了地藏菴的圓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  
解

評曰

敘王夫人處有人參賈母所藏之參又不適用已見  
消乏氣象

借周瑞家口中補出邢夫人嗔王善保家多事受責  
裝病以便王夫人遣逐司棋省却無數筆墨

姦與盜俱在迎春房中敗露可見一味忠厚不能正  
率下人所謂忠厚者無用之別名也

迎春之不能約束老嫗了環其不能持家受婿折磨  
已可預見是以卽插入邢夫人接迎春家去被人相  
看情事

寫寶釵換參一節顯出寶釵情細非比富貴家閨閣  
中不諳世務寫襲人勸解一層描出襲人涵養迥異  
輕浮婦女全無斟酌

遣司棋逐晴雯是此回正主其餘四兒芳官等俱是  
陪襯

海棠偶死不是凶徵海棠復生却非吉兆與九十四

回遙相關照

晴雯來懋於此時補出而姓氏籍貫仍無着實伏下  
回芙蓉誅中句

芳官等出家是將來惜春紫鵲出家引子

王夫人持家嚴正固為正理但未免性急偏聽金釧  
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殞命及芳官等之出家  
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故一味嚴峻亦非和氣致祥  
之道

紅樓夢卷七十七終

紅樓夢卷七十八

第七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老學士閒徵婉孌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  
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了頭  
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  
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  
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  
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  
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